

登岩头施家岙青龙山
赏山崩地裂地质奇观

■ 谷峰

登顶显风近，
听松已忘机。
补天遗石处，
洞府白云飞。

初夏登施家岙青龙山
步韵谷峰先生诗

■ 南朝东

入山惊鬼斧，
出洞启神机，
借问同行客，
谁陪乘鹤飞。

次和《登岩头施家岙青龙山
赏山崩地裂奇观》

■ 余立

怪石凌空起，
青龙识化机。
阵图差可问，
对此已神飞。

在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岩头镇深固村的青龙湖景区，知道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吧？而一个叫青龙山的新景区——哈哈，我敢拿自己的脚丫小命打赌，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绝对不在多数。但我也可以保准，它的名字很快将会走出深闺，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因为，绝美的景色，终究是藏掖不住的。那么它在哪里呢？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它也在岩头镇，离青龙湖景区不远，在一个叫施家岙的村庄后山——青龙山。

说起来，施家岙与我的老家福佑村可谓是一山相邻，两地相距也就是两三里路的档子。我小的时候，偶尔施家岙的赵氏宗祠里（也是当地的小学）晚上有放电影，我们吃了晚饭，小伙伴们异常兴奋地踏着砂石公路两侧阔叶树投下的影子，一路踢哩踢啦、嘻嘻哈哈地歪走过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回来，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啃着一小节三分钱买的甘蔗，到家门口了，最后一口甘蔗还没吐完。只是施家岙村小，一年到头也放不上两三场电影，因此这个村也有一些被我们小看。

说来可笑啊，我过去一直以为这个村的村名是“四角岙”三个字。下意识当中，觉得“四角”么——也就是“五毛”钱都不到的一个小村落的意思。记得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给这个村的一个初中同学写过一封信，地址写的也就是：浙江省永嘉县岩坦区鲤溪公社四角岙大队赵某某收。结果，我自然也收到了赵同学的回信。不过，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四角岙”还不是一个大队，大队叫“四联大队”，是“四角岙”附近的四个小自然村联合成的一个大队。再后来，当然改叫“四联村”了。据说最近又有两个村合并进来了，但，不是改叫“六联村”了呢？这个我还不知道。真可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啊！——呵呵，管它呢，那是朝廷的事，朝廷如何改，咱们老百姓就如何叫呗！

但是，我心里一直以为的“四角岙”，是何时改成了“施家岙”的呢？或者，本来一直都是“施家岙”三字——是我自己想当然在一错再错？总之，近些年，每当我开车经过这个村头，看到路政部门制作的一方蓝底白字的“施家岙”牌子，我心里对这个村名总有一些疑问：这个也就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我知道有姓赵的，有姓黄的，也有姓李的，似乎就没有一户姓施的呀，为什么不叫“赵家岙”或者“黄家岙”、“李家岙”，而偏偏就叫“施家岙”呢？……

这个一直困惑着我的问题，最近我总算从有关宣传、报导青龙山的文章中，得到了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答案。我有一位从该村出来工作的表弟赵崇真，他用微信发给我一些介绍青龙山的文字资料，其中说到：早年，该地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尼姑庵而已。尼姑，我们当地叫“师姑”，或者叫“师姑娘”。一个女子出家了，一般不是说她当尼姑了，而是说做师姑娘去了。尼姑庵，自然也就叫师姑庵。此处又是一个小山岙，因此原来应该就叫“师姑岙”。当然，这个说法是有据可查的还是仅仅只是一个推测？我没有去做细致的考证——我是一个懒得去做此类事情的人哪。如果资料上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施家岙”这个名字纯属后人以讹传讹的结果。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以讹传讹、或张冠李戴的例子，的确也是不少啊！

俗话说“熟地无风景”。对于施家岙这个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我还从

初探青龙山

小路



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值得我一去的风光。因此，那天，当崇真表弟煞有介事的到我家来，连哄带骗地动员我去他们村的青龙山风景区看看时，要不是他平时留给我的良好印象，我还真差一点从牙缝里发出不屑的“嗤嗤”声响来。

我们去青龙山，同行的有徐贤林、南朝东、谷峰等。几个车子在施家岙赵崇真表弟家门口会齐，赵表弟从自己家的门角后捧出数根长短不一的小木棍分发给大家当登山棒——可见，他在接待一拨又一拨慕名前来登爬青龙山的达人哪！一个叫阿尧的当地小伙子手提柴刀开路当向导，我们一行人，拐过村头屋角，开始上青龙山了……

遵照“写作要详略得当”的原则，一路上来，一些眼之所见，该略的，我们还是略去吧？当然了，有些作家采取的是（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的玩法——坦率地说，这也只能是那些“大咖”们玩玩的——只是我常常弄混了：究竟是“大咖”还是“大茄”两字呢？我倒是觉得后者应该更加形象一些——一只红得发紫的大茄子呵！（一笑）必须得承认，这玩法，我等还不能轻易地模仿，有些东西不是你想要就可以变得过来的。我只能诚实地该写的写，该略的略，按传统套路来。所以，这个登山道上，其中的一段不算很短的“块石乱铺”之路，我觉得还是不应该省略，有必要向当地的景区开发人员交流几句。

据说，这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打岩组”留下来的遗产。有史以来，施家岙后山有几条山坳，远远看去，黑压压的像是上帝放牧的羊群（当然是黑山羊啦）——全是高低错落的花岗岩。一块块孤岩巨石，大的如房屋，小的如牛马，奇形怪状，神色各异。当时就被有关社队企业包了去，“打岩组”就天天在山上叮叮铛铛地打凿各种型号的“硫酸缸”销往外地。当时，村里人谁也不把这些岩石视为财富，认为石头么，既不能吃又不能用，让人家包买了去，大队里多少也得几块钱！几条石头如神话传说般美丽的山坳，就这样被那个时代给糟蹋了。一车车重压压的“硫酸缸”要从这山上运下来，必须要有坚实的路基，打岩组里正好有多得是下脚料块石，他们把这些块石胡乱地一路铺排下来，经重车反反复复地碾压，倒也碾压出一条“乱石渐欲迷人眼”的迷人石路来……现在“打岩组”早已烟销云散了，倒留下这条石路，像一道大手术后的疤痕，深

深地嵌在青龙山上。我们在场的人看了，都连声地说这好这好，并建议崇真同志要把它保留下来。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因为这不光是一段颇有特色的路程，这更是一段让人们山区的自然资源保护加以反思的痛心记忆……

我们到的第一个景点——怎么说呢？按崇真表弟的说法，叫“唐僧迎宾”。乡贤赵成义他们的总体思路，是想把整个青龙山景区，以《西游记》唐僧取经为主题去命名和打造。哈哈，这个我不说，你也可以猜想出来了：这里肯定是一处人形的石头了。只是这个“人”太魁梧了，一点也不像斯文儒雅的唐僧，倒像一个一夫当关的大将。当然了，与沙悟净还差不多。真诚地说，像这样人物形象的山岩是不足为奇的。但奇的是它的另一侧，当你绕过这个“唐僧”的背后，从另一个角度走近了看，我的天哪，真是奇得让你瞠目结舌，或者说目瞪口呆——你找出什么成语恐怕都不为过。它已不再是什么人物，而是一面惟妙惟肖的擎天大鼓。鼓圆面平，鼓架高托，远处映衬的是低矮苍翠的山峦，此时此刻，我绝对不信你不会发出神工造化之惊叹！一个景点，一般只能取一个名字吧？如果可以绕开《西游记》主题的限制，我想是不是就以“擎天大鼓”命名更加妥当一些呢？

沿着新辟出柴丛的山路向南移过数十步，我们登“观景台”。一座孤岩陡然凌空耸立，背后靠山体处不算甚高，一架木梯已搭上大如戏台的岩背。我们登上“观景台”，虽然台面也挺大，但因为周围没有护栏，站在那里不免有些脚骨虚虚。恐高的徐贤林先生，一上来，便一屁股坐了下去，不敢站立起来了。登天台也，心旷神怡。目之所及，楠溪碧水弯似软弓，远近村桥烟廓尽收眼底。易学大师南朝东先生指点江山，演绎风水，意兴不尽……

又爬过一段土坡，迎面一巨岩如钟如罩，有人说像巨钟，有人说像大鼎，也有人说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还有人说像王母娘娘吃剩的一只蟠桃。各说各的，莫衷一是。可就在不远处的岩石背上，村里人搭了一个临时的帐篷供人途中歇息。我忽然发现脚下的一片斜坡似黑岩上，其中一块白色的石英石斑纹状似一只仙鹤，曲项向天，形象逼真。我说，这真可以命名为“野鹤望云”了。如果以后这里造一个亭子，就叫“歇鹤亭”大概也不会有特别的错。

景点精华部分也是景区的核心部分，是在海拔三百来米的青龙山最高处。一个叫“中华第一裂”的景点，的确让人震撼和惊叹。一块十多米高，近二十米长的巨石，像刀切豆腐一样被单刀劈开，一道豁口宽一、二米不等，中间搁上几根木头拼拢的短桥。缘着木梯爬上岩背，谷峰、朝东他们几个胆子大的两边来回走动，不断地拍照、摄像，口里不停地发出“代娜、代娜”的赞叹！我站在一边，不敢走近边缘，心里虚虚地想探头往下看，却没有看到底部。不远处就是山的顶部，一堆巨石方方相叠，下面则是一只形神兼备的大龟，崇真表弟给取名为“神龟驮经”，的确很形象、非常贴切。旁边还有一块孤零零的巨石，似乎还没有被命名。我在“神龟”尾部的角度看，很像一只肚大口小的布袋躺在那里，我叫上他们一起观看，一致认同这是弥勒佛的乾坤袋。如果要给这个景点取名，我建议就叫“袋里乾坤”。我还想，搞景区开发的同志能不能试一试：用粗粗的麻绳在“袋口”处绕上两圈，然后扎出一个绳结来，看看会是什么效果。不行的话再拿掉，也不会对岩石造成破坏。当然了，凡是对景致造成一点点破坏的事情都是不可以做的。

从“神龟”的东侧下来一点，一棵形状似巨形盆景的高大楠木紧贴着一堆巨石，看起来真像是蟾宫中的那棵金桂。我们攀着楠木的枝桠上了岩背，不禁十分的惊讶。原来这不是一块孤岩，是五块巨岩一溜很有气势地排开，在下面你是怎么看不出来哟。崇真表弟跳到尽头最高的岩石上，展开双臂，做凌空欲飞状，我不禁全身凉嗖嗖双寒……如果要给这里取个名的话，就叫“五雷正法”可不可以呢？当然了，我应该在这里声明一下：我的所谓取名，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自言自语，都不能算数的。最后的命名，都以“专家们”的认定为准。

哥们，青龙山风景区可以说是步步是景啊！还有许多的景点没有被命名，已被命名的还有“猴王出世”、“青龙之脊”、“鲸鲨戏水”、“情人谷”、“红军洞”等等。处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值得一游。在下就此按下不表了。

其实，不表是明智的，表了实则是天大的愚蠢。古今一些名家大师，他们面对那些名山大川，根本不会像我这样傻乎乎地吃力不讨好的去形容描摹，而往往采取了赌咒发誓的办法去解决。你看人家汪曾祺先生，面对楠溪江的美景却没有办法描摹，睿智的汪先生就用他的名家影响力来赌咒发誓——“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还有清代诗人江昉叔，面对大龙湫的胜景，也只能诚实地发出了：“欲写龙湫难着笔，不游雁荡是虚生”的慨叹！青龙山也是如此啊，老实说你要写它是相当困难的，至于青龙山你游与不游，虚生不虚生，你自己看着办吧！

还必须值得一提是，赵崇真的三嫂——说起来也是我另一个表弟的媳妇——叫毛雪琴吧？菜烧得不错。她就住在崇真的隔壁。我们爬山下来，她已在家里为我们备好了一桌酒菜。爬山那个累，加上肚子有些饿，现在轻松地坐下来吃上她烧的饭菜，再咪上几口小酒，那真叫是个舒坦！我就在想，她为什么不在家里开一家农家乐园呢？要是她开了，我一定再来。当然了，不是为了爬山，就冲她烧菜的手艺。

好了，就不再啰嗦了。送你一个微信表情：微笑。